



我的生活

WO DE SHENGHUO

刘 阳◎著

《红岩》主编刘阳从山城来，亦是秀女书法家，诗画对位，文似流水，情如嘉陵江水，娓娓道来，挥洒而去。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我的生活

WO DE SHENGHUO

刘 阳◎著

《红岩》主编刘阳音从山城来，亦是秀女书法家，诗画对位，文似流水，情如嘉陵江水，娓娓道来，挥洒而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生活 / 刘阳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1031 - 7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6775 号

我的生活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刘 阳著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1031 - 7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撷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远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扪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我的母亲像女儿	1
父 亲	4
我的 1979	7
因梨花而芬芳	15
神女于心	18
五星红旗，我为你歌唱	20
鸟之悼	23
一生只等一壶茶	27
我拿什么侍奉你，《红岩》	29
莫兄莫走	32
继承文化，更要传承精神	40
生活花园	43
以天琳说文学，以《斑斑》说成长	46
缠绕之美	50
冉仲景《献给毛妹的 99 首致命情诗》读后	53
乡村孩子的守望者	55
评奖不是文学的目的	57
诗歌有力量抵御浮躁	60
一个城市应该有文学的光芒	62
只有有效行动，才能超越自己	64
赴韩学习考察心得	71
北大研修学习报告	74

编前语选编	77
春天到潼南看油菜花	87
潼南抗旱速写	90
石柱行	93
欢乐洋人街	99
赶快修路，好去城口	103
自 问	108
吾心安处便是吾乡	113
以高蹈的姿态猜想	117
酋长，酋长	121
在重庆文学艺术博士座谈会上的发言	134
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137
在中英诗会上的致辞	141
在重庆市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142
在第三届“红岩文学奖”发布会上的发言	146
在德阳与文友交流时的发言	148
中国诗集全国诗人笔会新闻发布	155
在中国诗集全国诗人笔会欢迎仪式上的致辞	157
在安静、专业、纯粹中坚持发展	159
什邡第三届亭江杯文学奖我的书面发言	161
答重庆日报副刊记者	164
在华万里诗集《轻轻惊叫》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	167
在《界限诗丛》首发式上的发言	169
在曾宪国长篇小说《门朝天开》研讨会上的开场白	171
草就我心	173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178
谢氏一老头	182
两江画卷 墨彩缤纷	185
关于书画，关于酒	187
一世屈老	189
跋	197

我的母亲像女儿

母亲，永远是母亲。

不管我们长多么大，多么老，一旦回到她身边，我们永远是孩子。

在我们家，在更早的我们家，母亲是我们的顶梁柱。在“文革”期间，我们的父亲在那场运动中失去了生命。顶梁柱倒了，母亲就成了顶梁柱。那时，下有我们兄妹三人尚小，上有我们的外公外婆两位老人。我们的母亲硬是用她的坚强和坚韧把我们一家紧紧团住，把我们苦日子中带了上来。我自认我是一个还算独立能面对困难的人，可让我设身处地地想象母亲的际遇，我无论如何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母亲从没对我们讲过她所受的煎熬和苦难，她只是承受着，自然而沉默地承受着。而她时常给我们回忆的，是我们的外公外婆怎样帮助她拉扯大我们三兄妹，让我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吃饱穿暖，能有快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母亲是一个感恩戴德的人，她是外公外婆唯一的独生女儿，她在我们面前感慨最多的，是我们三兄妹先后上了大学，都有了不错的工作。生活幸福了，而外公外婆两位老人没享过一天的福就相继离开了我们。母亲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并不安慰她，因为安慰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是听着，把母亲的抱憾转换成我们的抱憾，把母亲的情感转换成我们的情感。

母亲很少把父亲作为一个严肃的大话题来谈论，更不谈父亲已然离开了我们。我时常想，是这个话题太沉重太悲伤了吗？可比之更沉重更悲伤的现实，母亲都承受了；那是这个话题太伤感、太绵长，而一向以

坚强示以儿女的母亲不愿或已不习惯展示她的柔情和柔软的一面？然而，在我们与母亲之间，父亲分明永远是存在着的，时时刻刻，那么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生活中。

在父亲遗留下的一本本日记里，我们读懂并吸取了做人的正直；端详父亲的遗像，我们能领会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刚毅。每每这时，母亲总不打扰我们。母亲喜欢在拉家常中讲父亲，讲我们三兄妹降临人世时父亲的情形，他怎样高兴地迎接我们，讲过怎样的话；我哥的名字，是父亲在地下党时期的名字，我哥出生后，我父亲把这个名字给了我哥。一次我们全家去重庆南温泉玩，母亲给我们说，她与父亲就是在附近的小泉结婚的，当时父亲是重庆巴县的团委书记。母亲语气平淡，就像平时谈论我们三兄妹中的任何一个。从我小时起直至现在，与母亲散步，母亲时常会叫我走在她前面，在我身后对我说，我走路的姿势像我父亲。说我妹妹耸肩，与父亲一模一样。

我深深领会，母亲看着我们（她的儿女乃至已有的孙辈），就像看着父亲，母亲把父爱融进母爱给予我们的这份爱，其实也是她对父亲的爱。母亲虽然不说她的爱，不说她与父亲，可在我们不经意的日常生活中，分明有一种深情、一种温暖，那么浓厚地充盈其间，包裹着我们。那是一份永恒的恪守，那份恪守，是母亲对我们的爱！更是母亲对父亲的爱！

母亲去年底满 70 岁，母亲在生日宴会上对大家说，11 月是桂花飘香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就 70 岁了。”母亲平实乐观，她那天穿一件红色绣花毛衣，美丽至极，神采奕奕。我哥在宴会上向母亲致词：“我们的父亲有坚强的理想（教育我们正直为人），我们的母亲更有坚强的脊梁（哺育我们健康成长）。”我和我妹百感交加，泪流满面了唱了一首《妈妈的吻》，母亲也被我们感染，和我们哭作一团。

我们的母亲，是老了！

哭着的母亲，活像一个“女儿”。

我们应该对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像对宝贝女儿那样去呵护了。

我们三兄妹，都共同继承了母亲遗传给我们的孝顺之心，我们孝顺母亲，权将母亲当做了自己的“女儿”。

休息日，我哥开车带母亲到处游览重庆的变化，牵着母亲去公园。我妹也在他们家出国旅游带上母亲。我与母亲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我也知道疼她。天气变化了，我会大清早告诉她穿单穿厚；尤其是出差，我最牵挂最放心不下母亲，我会每天给她打电话，有时早晚都打，我怕她出门摔倒，我怕她突然生病。我明明知道母亲好好的，可我就是担心。

母亲老了，母亲是我们的“女儿”，我们要好好待她，使她幸福。

父 亲

父亲，这个闪耀着太阳般光芒的称呼，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父亲，这轮光芒万丈的太阳，应该照耀每个儿女的成长。

可是，我和我的兄妹很早就失去了父亲。

父亲死于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致死。那时父亲仅42岁，而我，还是一个不太记事的孩子。

我的记忆中一直留有父亲死去以后，近四十年未曾消失的两个片段，我想这将伴我终身。

在“大坝子”（当时我父母工作的江津地委机关的大院广场），很多人围着我父亲在批斗他，父亲被戴上纸糊的尖尖的高帽子。我那时只有四五岁吧，我不胆怯，也不害怕，去叫父亲回家吃饭。现在回想，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批斗，不懂那些人为什么批斗父亲，我只以为，那就是大人们在工作。此片段一。

片段二：父亲被人守起来，不能自由活动，坐在并非椅子的什么地方，我从那里走过，父亲向我微笑。这微笑成为父亲留给我的仅存的记得的微笑。但这个片段只是我幼小时做的一个梦！父亲的微笑好像他知道我全然明白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其实不然，我是长大后才知道那一切的。

两个片段都没有声音，就像很早的无声电影。

无声。此时的无声，一定胜过有声。

父亲的音容，父亲的笑貌，我更多的是想象，更多的是怀想。父亲

的品质，父亲的精神，则是我读他日记，听母亲和叔父及父亲的同辈、同事的讲述中才得以了解。

在我的书房，供祭着父亲的一张我极喜欢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只有19岁，一介清朗书生之气，儒雅而意气风发。淡定的眼神，刚毅的嘴唇。这是父亲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时，我们从他的档案里得到的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我们家的所有照片，在“文革”时都被人抄家抄走。母亲说，她以前都未曾见过这张照片！19岁的父亲，正求学，求知，求革命。我想当时父亲对追求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危险是有准备的。

祖父是一名牙科医生，祖母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家庭主妇。父亲兄弟俩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最尊重他们的人生选择的是他们的母亲。在父亲从事“地下党”活动期间，他们在重庆的家经常作为联络点、接头点，祖母除了为儿子担惊受怕，更多的时候是用她的坚强和智慧暗中保护，经常干扰特务的盯梢。叔父被抓进渣滓洞，是祖母想尽办法将其保释出来。而父亲“文革”中受害后，祖母则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生离死别的打击，引发心脏病逝世。

父亲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毕生追求真理的人。我想他当年在重庆北碚夏坝相辉学院的求学过程，实则为他选择人生道路、奠定做人品质的过程。我曾专程寻访相辉遗址，去寻找父亲的足迹。

读父亲留下的几十本日记，读出父亲是一个乐于寻找真理、发现真理并勇于维护真理、坚持真理的人。

在一篇文章中我写过这样的话，坚持真理是要丧命的，父亲实则就是这样。他的真理存在于社会实践中，存在于不断求索中，在“文革”是非颠倒的时候，父亲也仍是坚持真理从不低头，以至于丧失自己的性命。

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您虽离去，但您一直是我们的精神源泉。您的人格，我们品质，我们三个儿女一直在学习和继承。

您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您没有离去！

父亲名刘和，曾用名刘天辅。1925年10月生于重庆。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死于重庆永川，死时年月时辰不详，亦无可考。父亲“地下党”期间的名字为刘波，这个名字后来他给了他的长子。

安息，父亲！

魂兮归来，父亲！

我的 1979

这个标题涵盖的意思可以是不确定的，可理解为：1979 年，1979 级，1979 届，1979 中文系，重师 1979 级，也可看作纯粹的一串数字……但我写下这个标题，分明又是确定的，在这里就是指关涉我的 1979，我心中的 1979。

不是吗，自打有了我的 1979 那一年，1979 就一直伴随着我，如影随形。填无数的表格，填学历，填履历，填简历，没有不填这一年的，它是打我出生之后，人生的又一个起点，像身体上一个重重的胎记，像一枚打在脑门上鲜红的铃印，注定伴随一生。

那一年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进了重师，那一年我做了人生的方向性选择，那一年后来我才知道冥冥中已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当然，1979 年，是一个春天，华夏神州破冰解冻，开启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新时代。

那是中国的 1979 年，那是我的 1979 年。

—

我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那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匮乏的年代。我在童年就失去父亲，对于我，那个年代不堪回首，但我就是在那个年代活下来并生长。

瘦小的我，就像一棵豆芽菜，必须顽强才能活下来。感谢我的母亲和外公外婆，是他们不畏艰难，养育、培养我们三兄妹，使我们保有并秉承不屈的生活信念。我的很多大学同学见过我母亲，她身上的平凡与不平凡，就是保持了一生的至今仍然丰沛的昂扬气息，母亲的气息朴实而坚韧，光可鉴人，是她照亮了我们的童年时光，使我们的生活拥有一种特有的不幸中的欢笑。我的外公外婆很少有同学见过，两位老人深明大义甘苦与共，在我大学四年里相继去世，好像我们兄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一样，像两盏油灯燃尽最后一滴油，慢慢而熄，辛苦了一辈子！我知道我的生长必须顽强，我身上顽强的种子就是从那时候发育扎根，以致形成顽强的品质。

二

“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历史车轮转了一个大弯，中国划入了另一个时代，我的人生也划入了另一个时代，有了一个起点。

要是历史就那样惯性地滑下去，我们的人生将蒙昧黑暗。

我是后怕的。我一直后怕，现在也后怕。

所以，1979年我考进重师，学习中文，我是害怕的。我的整个身心处于“劫后”的后怕之中。在这种状态中，我在重师中文系度过四年我的大学。

现在回首，那四年应该怎么去说呢？

我还是首先想说，我怕，我害怕。我在怕中寻找着什么，摸索着什么？我曾怕得那样在夜里嘤嘤哭泣，四年里那样跌跌撞撞。可我又分明那样与命运搏斗，那样顽强。现在其实我还是那样，我的怕与我的顽强，相互纠缠，可能断断续续但一直不曾中断。我那时并不明白，现在逐渐明白，那是我一直在自救，在厮杀，在修复，在塑造。

塑造自己，塑造我作为一个人，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要什么样的人生，这是我永久的诘问。

自救，厮杀，修复，塑造，便成我的整个内心，整个世界。30年如此，我想说一生也将这样下去吧，否则，我将怎样生活，心中空无一物，我将无法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大学，给了我最重要的指引。

那指引，是那盏从大学开始亮起的灯，那盏文学的灯，人文的灯，首先照亮了我的心灵。那盏灯从那时就照亮我并温暖着我，从身体到内心，一直温暖，现在还温暖。我知道只要我不去把那火苗掐灭，用双手捧护火苗燃着，那盏灯就一直将照亮温暖我一生。

三

考大学是一波三折。1977年高考，我所读的中学就将我作为高一学生推荐去试考，不中；1978年作为应届生参加考试，最有把握的语文考裁，高考失利；1979年复读一年后，以284分的成绩，考取重师。

重师，不是重点大学，不是一流大学，重师，全称重庆师范学院，被我们当时戏称为重庆稀饭学院。无论怎样，重师，是我的大学，我的母校；就像无论我当时怎样学业平平，无论我当时怎么表现平平；无论我现在怎样作为平平，无论我现在怎么地位平平，重师永远认我这个学生，母校永远认我这个学子。

四

我现在回想重师四年的学习和生活，大多过往细节已记不真切，但为什么又那样历历在目，如在昨天。

第一天，母亲送我到学校，办好了一切手续，将要离开，我哭了。我躲在蚊帐里哭泣，以致母亲走了都没有去送，更没有说安慰母亲的话，让她放心，我会努力学习。哭泣，一个人默默地哭，以致成了我哭

泣的专一形式。离开母亲，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了，而且这个路还要走好，我当时很茫然，孤独无助，没有信心，所以我哭。所以进重师第一件要说的事是哭。现在想起那一幕我还想哭一哭。

当时我扎两个翘翘的羊角扫把，嘟着嘴，满脸稚嫩和任性。一进校就进了校女排，不出早操，免修体育，成了我藏在心里的最初的放任和优越。在球场上训练时，有益我的身心发育生长，有助塑立我的自信、自强。打排球帮助我重塑性格，增强力量。

从大学开始，就时常打量自己，打量自己的言行，打量自己的处事，打量自己的学习，打量自己的内心。这种打量，其实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自己对自己定目标。我对自己向来是比较苛求的，比较有戒律，比较要求完美。我非常自我地这样要求自己，喜欢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跟自己作对。我说这么多，说到底，我当初其实也一片茫然，什么都不懂，但又要装出什么都心中有数，什么都胸有成竹，心高气傲。回过头去看自己，当时完全是懵懵懂懂，佯装成熟。可没办法，我就是那么从青涩懵懂开始的。

我青春气盛，独来独往，欣赏我行我素，讨厌点头哈腰。与之相随，又分明郁郁寡欢，孤独寂寞。彷徨而自闭，莽撞而高傲，成为我心中的病，也是我在大学的最大痛痒。

看那时的照片，满脸充满理想的傲慢，言行全是青春的偏见。但那时我多么美好，单纯而天真，不谙世故人情，不知地厚天高。

我爱唱歌，打盘腿坐床上就一唱唱半天，完全就是鹦鹉学舌靠模仿（至今仍不懂简谱）；我竟敢抄一大张歌单贴上黑板，教全班同学唱歌，……我从小就怕走夜路，但我就要一个人到别的系上晚自习，夜里很晚才一个人回寝室，还故意要经过生物系的尸体解剖室，还说很想遇见脸上没长五官的鬼怪僵尸；有一年期末，不知何故传言有老师给我漏了考题，我硬是要求系里领导重新出题，以此来清白自己，我觉得被人冤枉极为委屈，但就要硬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写什么是幸福的作文，在那个年代，我就敢黑纸白字，写获得真正爱情是幸福，还写了洋洋几大篇，但什么是爱情根本就不懂一二，拿燕妮马克思说事，尽在那儿瞎想